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學文庫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谭立铸 著

柏拉图与政治宇宙论

——普罗克洛斯《柏拉图〈蒂迈欧〉疏解》卷二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學文庫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谭立铸 著

柏拉图与政治宇宙论

——普罗克洛斯《柏拉图〈蒂迈欧〉疏解》卷一研究

● 华东师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与政治宇宙论——普罗克洛斯《柏拉图〈蒂迈欧〉疏解》卷一研究/

谭立铸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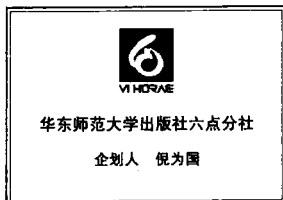
(政治哲学文库 / 甘阳. 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617-7274-4

I. ①柏… II. ①谭… III. ①普罗克洛斯(410—485)—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061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政治哲学文库

柏拉图与政治宇宙论——普罗克洛斯《柏拉图〈蒂迈欧〉疏解》卷一研究

谭立铸 著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特约编辑	万 骏
美术编辑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0.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274-4/B·507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 序

甘 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

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科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桎梏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而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意识。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

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罗马尤其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倒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

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年夏

目 录

导言：普罗克洛斯的政治构想 / 1

上部 古代的读者

第一章 普罗克洛斯的生平和著述及其研究 / 33

第二章 普罗克洛斯与新柏拉图派 / 63

第三章 普罗克洛斯与古代经学(上):形式 / 80

第四章 普罗克洛斯与古代经学(中):意义 / 103

第五章 普罗克洛斯与古代经学(下):视角 / 124

下部 政治的宇宙神学

第六章 柏拉图的《蒂迈欧》与普罗克洛斯的疏解 / 153

第七章 导论：神性的自然 / 179

第八章 苏格拉底对《王制》的扼要重述：城邦与宇宙 / 204

第九章 大西洋国的故事：战争中的城邦 / 227

结语：政治与神学 / 254

2 柏拉图与政治宇宙论

附录一 《蒂迈欧》(17a—27b10) / 279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 291

附录三 基督教的信仰：论证抑或叙述？ / 299

后记 / 320

导言：普罗克洛斯的政治构想

一、论题：古代的政制与天学

关于本书的论题及其在思想史中的位置，有必要做个事先提示，为此，让我们从一位中国的古贤、汉初大儒董仲舒（前 179—前 104）开始。他的《春秋繁露》经天纬地，既论人伦也议政制。里面有几段文字这样写道：

以此见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也。人之于天，多此类者，而皆微忽，不可不察。（《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在义也。古之圣人，謠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謠而效也。謠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

天意，不可不深观也。（《深察名号》第三十五）

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

（《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无独有偶，在相隔五百年后的古希腊，新柏拉图派晚期代表人物普罗克洛斯（Proclus, 412—485），他在为柏拉图的《蒂迈欧》作疏解时，^①也说了些类似的话：

地上事物与诸天体之间须和谐一致，当所有的地上事物都合乎上天的作为时，它们就存之久远，但如果两者失和，地上事物就将消亡不再。（I, 114, 29 以下，卷

① 普罗克洛斯，《柏拉图〈蒂迈欧〉疏解》，希腊文本见 E. Diehl 编，*Procli Diadochi In Platonis Timeaum commentaria*，3 卷，Leipzig, 1903—1906，Amsterdam 重印，1965；法文译本见 A. Festugière（译注），*Proclus, Commentaire sur le Timée*，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Paris, 卷 I, 1966，卷 II 和卷 III, 1967，卷 IV 和卷 V, 1968。以下采用随文夹注引用该著作时，一律不再引书名，只引页码。

I, 页 158)①

护卫阶级类似于天上诸神,而守卫阶级②类似于伴随天上诸神左右的高级存在者,他们监察所有的一切,劳工阶级则类似于那些掌管全部物质自然的存在者,他们相当于某些部分性的灵魂。在我们看来,第一阶级对应的是恒星,第二阶级对应的是行星,第三阶级对应的是物质性的事物,其实,以类比的方式,凡在天上诸神那里有的,我们都可在地上阶级中找到。(I, 152, 5 以下,卷 I, 页 203—204)

在具有时间性的城邦法律之前,就存在着一种造物者的法律,它以宙斯为中心,此法律与宙斯一道,为宇宙制定圣善的行为。(I, 156, 10 以下,卷 I, 页 208)

蒂迈欧的言论始于宇宙的创造,终于人(27a 5—7),因为人是一个小宇宙,就像苏格拉底在《斐勒布》(29a 以下)指出的那样,宇宙以全部的方式包含的事物,人也在自身内部分地拥有(I, 202, 25 以下,卷 I, 页 262)。

董仲舒和普罗克洛斯的政治构想,当然不能代表所有古代的政治观念,只能算是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种,可能还是颇受异议的一种。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政治构想建立在一种前现代的世界观与人性论上,何以见得?

① 夹注中的页码参数前半部分分别对应 E. Diehl 编的希腊文本的卷、页、行数,其中标出的行数依法译本大致推定,不完全准确;后半部分对应 A. Festugière 法文译本的卷、页数,后同。

② 指城邦中的战士。

我们都会承认,“个人原则”或者说个人本位既是人在现代世界中的自我理解,也是现代化过程不断深入的根本动力。现代化的发生及其发展过程所伴随的,是“个人”不断地获得强调,不断地成为价值“尺度”的过程。然而,在现代化之前,人首先和在根本上不是从自身出发,而是从他所处的“位置”出发来理解自己的存在与意义的;也就是说,人不是从自身所是,而是从自己的“周围现实”来理解人生和人性的。具体而言,在前现代的西方,人首先和在根本上依他在宇宙中的位置来确认自己的“应然”,即价值,这是一种具有哲学—神学向度的人学;而在前现代的中国,人则首先和在根本上通过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来把握自身,这是一种具有伦理—政治向度的人学。无论是那一种情形,人对自身的理解都不以某种身体性自我为根据,而依据于一种比自己伟大,具有超越性的现实。在这种意义上,德国哲学家舍勒(Marx Scheler)有理由将人的这种前现代性的自我理解称为哲学的或者神学的人学。

那么后来是由于什么原因,由于什么新因素的出现,使前现代人的自我理解不再有效,甚至发生根本性的倒转呢?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和分析,可以说视角多种多样,它涉及的是现代化的本质或者说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在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不管这个例子对现代化的发生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我们之所以重视这一例子,乃是因为它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现代人的心理状态。提出这例子的是德国神学家云格尔(E. Jünger),按他的想法,人的现代意识产生于现代科学带来的新的宇宙发现:

被逐出宇宙中心之后,人就得在自身内确立自身。

科学发现使人的地位不再是客观地使然的,他的生存不再处于中心之中,因而成了一种流离失所的存在,结

果他要自行承担自身的主观性，并以此出发去重建整个宇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变成了联系所有存在的关节点……现代性问题的人类学症候就产生于这些科学发现，而在其中神学的问题首当其冲。^①

由于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不能再从外在的宇宙来定位自己，确认自我，于是人只能进行自我定位，自我确认。从此以后，人得依自身所是来确认自我，于是，人的身体—心理存在不但成为最真实的、最终的和不可还原的事实，而且成为世界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支点和尺度。从此以后，人不但给自己立法，而且给宇宙和社会立法。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化中的人本主义说到底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为一切价值原则的人本主义。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宇宙学的出现，最终使一种建立在身体—心理学之上的人学取代了具有哲学和神学向度的人学。

现代化中的这种“个人原则”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在政治制度中表现为“契约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难道不正是建立在自然人和人的自然权利之上的吗？只有承认人作为个人的自然权利，^②才谈得上人随后在订立契约中的出让权利。^③此外，“个人原则”还在经济生活中体现在“私有权”上，在法律生活中表现为“法人”，在文化生活中表现为“个人主义”。概括地说，现代化的社会原则也好，经济原则也好，法律原则也好，都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意识之上，即，人作为一种个体存在，乃最原始

① E. Jünger,《上帝是世界的奥秘》(Dieu Mystère du monde), Cerf, 1983, 卷 1, 页 21。

② 卢梭在《爱弥尔》第 1 卷上写有这样的话：“自然人本身自成一个单位，他是整数，是绝对的整体。”

③ “这个社会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了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自己的天然自由”(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 19)。

最基本的价值单位,他的真实性只因他自身,而无待于任何身外之物,因为人是一绝对主体(笛卡尔),因为人在自身内仅仅是目的,而总不能被视为任何手段(康德)。在这种意义上,“以人为本”不可避免地就是以人的“个体”为本。

作为现代化本质和根本动力的这种“个人原则”,使传统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遭到了深刻的瓦解,由此带来的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甚至引起人们的忧心。由于现代化的普遍特征,这些问题具有全球性,正在追赶现代化的中国概莫能外。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中的“契约论”使人的社会理想成为一种空论,而在经济的“私有制”面前,人的生命本身失去了更高尚的参照物,至于法律中的“法人原则”,它则推动和加速了人类道德感的消退和丧失,还有文化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它无疑是“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心理依据。

为了弄清现代生活中这种人的自我理解,弄清“个人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含义和作用,我们有必要回到现代之前的人类社会和生活中,有必要弄清与现代人相对的古代人怎样理解自己,又如何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构想他们的政治秩序。正是在这种意义下,新柏拉图派晚期代表人物普罗克洛斯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这位喜欢在每部作品前标明自己是“柏拉图传人”(ΠΑΛΑΤΩΝΙΚΟΤ ΔΙΔΑΧΟΤ)的普罗克洛斯,他不但是一位古人,而且更是一位品读古人的人,他不但注解在他几百年前的柏拉图,而且更深入到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宗教传统之中,更重要的是,他不停留在自己最仰望的柏拉图这座思想高峰前,以至于将前人的见识视为不再合脚的旧鞋。的确,普罗克洛斯是一位不倦的行者,他行走在柏拉图与柏拉图的前人之间,同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通过对古代经典的注解,这位行者不但穿越“时间”的隧道,而且来回于不同的“空间”结构之中,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普

罗克洛斯不但集“玄学家”与“科学家”于一身，而且还是一位“神学家”。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的人来说，或许是件难以明白的事了，若不然，怎么会在我们的思想史中发生过一段激烈的至今也不能说已经结束了的“科玄论战”呢？

温故知新，这是一条关于生命的真理。这条真理的重点在于“温故”，即原原本本地认识古代，而非一上来就以现代的“新”观点，“新”事物去描绘和复原古代人的生活世界，如果这样，古代人的人生就只剩下被说成“迷信”、“落后”、甚至“愚昧”一路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古人的生活被视为“过时”，被认为不合时宜的判定下，现代人断不可能出“新”，现代人的命运只能像尼采描述的那样，陷入“同一的永恒复返”的境地。想弄清自己的真实处境，欲认识自己在视域上可能存在的界限，现代人除了重新认识和复活古代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外，看来没有其他更好的途径了。这个意思，用我们先贤老子的话说就是“知其白，守其黑”（《道德经》，二十八）。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中的人若想“知新”，若想开新，若想获得新生，必须首先真实地“温故”，而要真实地“温故”，则要把那些存在于我们内的源自现代社会的“新”观点，“新”事物放下，像赤子那样置身于古人的世界里，敢于像古人那样“迷信”、“落后”、“愚昧”，甚至敢于像古人那样犯错误，我们越是这样做，我们就越得着古人的眼光，越与古人相似，也就越有资格和能力就今天的生活与世界发言。研究古希腊、罗马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的法国学者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在《古代城邦》中写过一段话，说出了我们应对古人抱有的态度：

要明白古代人的真实情状，理智的做法应是，在研究他们时不要把我们自己也放进去，只当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就像我们研究古印度或古阿拉伯一样，做到